

羊脂球

[法] 莫泊桑 / 著 刘艳 / 译



天才不过是不断地思索，凡是有脑子的人，都是天才。

——莫泊桑

羊脂球

[法] 莫泊桑 / 著 刘艳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法）莫泊桑（Maupassant,G.）著；刘艳译.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3.4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父作品集）

ISBN 978-7-80723-941-3

I. ①羊… II. ①莫…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307号

羊脂球

原 著 莫泊桑

译 者 刘 艳

责任编辑 王 福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0471 — 2236466 邮编：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mm × 960mm 1/16

字 数 135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3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 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941-3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

莫泊桑（1850年—1893年），1850年8月5日出生于诺曼底省，名为贵族后裔，实际上，其祖父仅仅是复辟时期的一个税务官，父亲则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浪荡子。莫泊桑自幼生活动荡，在诺曼底的乡间与城镇度过了童年生活。1859至1860年，他随父母到巴黎小住，就读于拿破仑中学，后因父母离异，他随母回到诺曼底。故乡的生活与优美的大自然对莫泊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莫泊桑从小就深受有文学修养的母亲的熏陶，并结识了舅舅的两位好友——福楼拜以及帕纳斯派诗人路易。在中学念书时，他就开始习作诗歌。

普法战争爆发后，莫泊桑被征入伍，在军队中负责文书与通讯工作。在这场灾难中，他耳闻目睹了法军可耻的溃败、当权者与有产者的卑劣，以及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与英勇抗敌的事迹，感触颇深，所有这些，都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战后退伍，因生活拮据，莫泊桑于1872年3月开始在海军部担任小职员，7年后转入公共教育部，直到1881年完全辞职。在小职员空虚无聊的生活中，莫泊桑不幸染上了恶习，私生活放荡，这成为他过早逝世的祸根。另一方面，他勤奋写作，拜福楼

拜为师，在福楼拜的具体指导下，刻苦磨砺，长期不怠。与此同时，他于 1876 年结识了一些青年作家，他们都以左拉为崇拜对象，经常在巴黎郊区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号称“梅塘集团”。1880 年，“梅塘集”六作家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合集《梅塘之夜》问世，其中以莫泊桑的《羊脂球》最为出色，这个中篇的辉煌成功，使莫泊桑一夜之间蜚声巴黎文坛。

《羊脂球》写于 1879 年，是莫泊桑经过长期写作锻炼之后达到完全成熟的标志。他将整个故事分为 3 段时间，突出驿车上的两顿饭，加以比较（羊脂球先是给别人吃东西，第二顿饭却被同车人撇在一边），安排对称而巧妙；小说在 6 天中进行，放在驿车和旅店且是冰天雪地的空地里，以此构成一个小社会，富有象征性。莫泊桑在这篇小说中选取了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歧视的妓女作为正面人物来描绘，已是与众不同；他将这个妓女与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人物做对比，后者为了自身利益，不仅连普通人的爱国心都没有，甚至在人格和礼仪上也相形见绌，这样描写更是别出心裁；羊脂球厌恶普鲁士军官，而后者却讨伯爵夫人的喜欢，这一细节虽一笔带过，却寓意深远……凡此种种，足可

见其观察的细致、选材的精到、讽刺的巧妙和犀利。从这一精选的场景中，莫泊桑确实提供了他所主张的比现实更全面、更鲜明、更令人信服的东西。

《项链》将故事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开场白后接着便写这对小职员夫妇接到部长邀请参加晚会；第二阶段是女主人公向女友借项链；第三阶段写在晚会上丢失项链；第四阶段写负债还项链；第五阶段写这对夫妇生活在贫困中；第六阶段是结尾，女主人公从女友那里获悉以前借的是——一条假项链。结局令人掩卷深思，不胜感慨。语言精简到最高程度，但却层次分明，一环紧扣一环，导向高潮，再突然刹住。莫泊桑在划分情节发展的阶段时，往往用一个起连接作用的词串起来，承上启下，妥帖自然，极尽简约，写得简洁、紧凑、毫无废话，浓缩到极致。这些技巧，没有谁能比他运用得更娴熟。

莫泊桑一开始写作似乎就给自己定下了基调，每篇作品都要写成生动有趣的故事，写成单纯的故事。他不同于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也不同于福楼拜、左拉等名家，讲故事就是讲故事，既不是为了表现某个主题，也不借题发挥、长篇大论。他总

是带着市民意识和平常心，而且每次写作都保持这种状态，值得一提的，他在短短 10 年（1880—1890）的创作生涯中，无论创作思想还是创作风格，都可以说是变化最小的作家。他以 300 篇故事而称王，足以看出这些故事的分量，许多篇目如《羊脂球》、《西蒙的爸爸》、《项链》、《两个朋友》等，都已成为世界名篇。

我们依据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类型，遴选了一些最著名的篇章，将其分成两辑，选取的都是自然而然地讲故事的典范。由于篇幅之大，加之时间有限，翻译难免出现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羊脂球·····	1
一名女佣的故事·····	42
米龙老爹·····	63
在树林里·····	70
懊恼·····	76
戴家楼妓馆·····	83
床边协议·····	112
两个朋友·····	120
真实的故事·····	128
皮耶罗·····	134
骑马·····	140
蜚蜚小姐·····	148
衣橱·····	162
一场政变·····	169
珠宝·····	180

一个诺曼底人.....	188
一场决斗.....	195
保护人.....	201
勋章到手了.....	207

羊脂球

接连好多天，部分残余的溃军在鲁昂^①市区穿行。那已经不是队伍了，只能算是散兵游勇而已。他们脸上的胡子又脏又长，身上的军服又破又烂，没有军旗，也没有部队的番号，懒洋洋地向前走着。所有人看起来都很疲惫无力，头脑迟钝得什么也想不起来，没有任何主意，只是习惯性地向前走，感觉像是一旦停步就会立刻会因为没气力而倒下来。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一些因动员令而应征的人以及一向因机警出名而出队作战的国民防护队。前者是被步枪压得直不起腰，天生热爱和平，凭着固定利息过活的安分守己的人；后者是既准备着随时冲锋也准备着随时开小差，容易受惊也容易冲动的人。几个红裤子步兵夹杂在这两类人中，他们是在一场恶战中被击溃的某一师的残兵。和这些步兵混在一起的还有一些无精打采的炮兵。偶尔也有一个戴着亮晶晶的铜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轻快步兵的后面吃力地走着。很多义勇队给自己起了种种壮烈的称号：“掘墓国民队”、“失败报仇队”、“死亡分享队”，他们的神气像极了土匪。

他们的上司有些本是呢绒商人，或是粮食商人，或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是肥皂贩子。开战以后，他们被迫应征，由于揣

① 鲁昂：法国塞纳滨海省首府。

着银元或者蓄着长胡子，因此都做了军官，全身都是武器、红绒绦子和金线。他们大声地讨论着作战计划，用浮夸而自吹自擂的语气声称整个垂危的法国全靠他们的臂膀去支撑。但有时候，他们也害怕他们的部下——那些往往过于勇猛，嗜好抢劫和作乱的强徒。

据传闻说，普鲁士人快要进入鲁昂市区了。

两个月来，本市的国民卫队在附近各处森林里已经做了很多侦察工作，有时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现在都已经回到家了。服装和器械，以及从前被他们拿着在市外三法里^①区域的国道边吓唬人的凶器，现在全都不见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从山赛韦和布尔阿沙转到阿德韦桥去。师长走在最后，他没有任何办法。眼看着一个盛名远扬的善战民族因惨败而崩溃，他不禁万念俱灰。两个副官跟在他旁边。

生活像是停止了，店铺全部关门谢客，街道上安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偶尔有一两个居民沉寂而胆怯地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被生意弄昏了脑袋的富翁都愁苦地等候着胜利者，想到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可能被当做武器看待，他们都不免浑身打颤。城区笼罩着死寂的气氛和令人恐怖的无望的等候状态。这一切反而使人盼望着敌人早点到来。

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最初三五个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普鲁士骑兵急匆匆地从市区穿过。紧接着，一堆黑压压的人马在汕喀德邻的山坡上蔓延开来，同时，另外两股敌人也在达尔内答勒的大路上和祁倭姆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按照计划，这三支部队的前哨准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了。最后，成群

^① 法里：一法里相当于四千余米。

的日耳曼人主力从周边地区涌了过来，整齐的脚步踏得街道上的石块橐橐作响。

敌人的口令以一种陌生的出自硬颚的嗓音被人吼出来，沿着那些像是死一般沉寂的空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叶窗后面，不计其数的眼睛正在窥视着这些战胜者——这些依据“战争法律”夺得全市生命财产的主人身份的人。居民们在晦暗的屋子里都吓傻了，正如想要对抗洪水横流、大地崩陷之类的灾害一样，任何气力和智慧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每当秩序受到了破坏，安全不复存在，自然的法则或者人为法律所保护的事物，都听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时，凄凄惶惶的感觉必然也接踵而至。无论是江河决口，洪水漫卷大地；无论是地震时天塌地陷；无论是打了胜仗的军队俘虏并残杀那些自卫的人，之后又以刀神的名义进行抢劫，再用炮声向神灵表示谢意，这些都是令人恐惧的天灾，同样会破坏任何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人们对于苍天的信赖和人类的理性。

战败者为了能正常生活，终于向每所房门外的零星队伍敞开了大门，随后双方相携走进客厅。初期的畏惧消失了以后，一种新的宁静祥和的气氛又建立起来。许多人家和普鲁士军官一起吃饭。军官中自然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出于礼貌原因，他们也替法国叫屈，说自己也是很不愿参加这次战争的。有人对他是感激的，有人现在还需要他的保护，而且应付着他，或许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吧。

为什么非得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尽管这种做法自然是轻率多于豪放，不过和之前给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防护时期不一样，轻率已经不是鲁昂居民的一个缺点了。终于，有人找到了借口，以法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堂皇理由，声称在家里讲礼貌是允许的，在公开场合则不应该与外国军人表示亲近。因此，在门外假装彼此陌生，但在屋里却相处得好似一家人。渐

渐地，日耳曼人每天晚上待得就更久一些，与主人同在一座壁炉前面烤火了。

普鲁士士兵在街道上招摇过市，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很多穿着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傲慢地拖着大长军刀在街面石块上朝咖啡馆走去，对普通市民的蔑视态度和前一年在相同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如出一辙。虽然法国人还不怎么出门，但市区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状态。

然而，空气中总有一点不清不楚、无从捉摸的感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氛，预示着外祸侵入的气息。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区域，使得饮食变了味道，使人感觉故乡变做他乡，像是走进了野蛮而又凶险的部落。

市民们照数上缴大量的银钱给战胜者。他们都是富人，不过当诺曼底生意人忍受痛苦，目睹自己财产的一小部分转到另外一个人手中时，越是富裕，就越恐惧损失钱财。

达勒或者贝赛尔那一带靠近十字洲，距离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日耳曼人的尸首漂浮在河里，那里的渔人或者船夫经常能从水底捞起他们。裹在军服里的尸体已经发胀，他们要么被人戳了一刀，要么脑袋被石头砸伤，要么被人从桥上推到水里。这种野蛮而合法的复仇、匿名的英雄行为、无声的偷袭，被河底的污泥掩盖了。

对于侵略者来说，这些远比白天的战斗更令人害怕。法国人对于入侵者的仇恨，素来能够让三五个胆大的人分外坚强起来，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

入侵者沿着整个胜利路线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行径虽然早已造成了恐慌，但时下在市区还没有发生一件。虽然侵略者用一种严厉的纪律控制市区，但人们都慢慢麻木了，也疲惫了，当地商人的心里萌动着做生意的要求。在仍处于法军防守之下的卡沃尔，好几个商人订有利益重大的合约，因此他们都想由陆路启程

先到齐埃布，再坐船转赴这个海港。

要想获得一张出境证书，就必须依靠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的势力。一辆用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被定了走这一趟路。同行的十个旅客到车行里订座位，计划在下周二天还没有亮时就起程，以免招惹注意的眼球。

几天来，地面都冻得坚硬了。星期一下午三点，成片的黑云载着雪花从北方吹过来，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停止。

午夜四点半，旅客们都来到了他们上车前的住处——诺曼底旅馆。他们一个个仍睡意朦胧。身上的冬季厚衣服把他们裹得像是穿上道袍的肥胖教士；身子却还是在衣服里瑟瑟发抖。黑暗中，谁也看不清楚对方的面目，不过还是有两个旅客认出了彼此，第三个也向他们这边走过来，一起聊起了天。一人说：“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是。”另一个接着说：“我们不会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人向卡沃尔走，我们就去英国。”他们像说好了一样，都有着同样的计划，因为他们“秉性”相同。

此时，手提一盏小风灯的马夫从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走出来，又立刻走进另一间房里。过了一会儿，还没有人套车。马蹄踢着路面，地面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响声。接着响起了一阵轻微丁零的铃声，证明有人触动到了马的鞍轡。一阵吼叫和叱骂牲口的声音从屋子的尽头传了出来。停了一会儿，一阵清脆且连续的颤抖取代了丁零的响声，伴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有时也停一下，随即又在忽然而起的动摇中再次响了起来，伴着蹄铁敲着地面的沉闷声同时传到了外面。

门猛然关上了，一切声音都停止了。那些冻僵了的市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都像冻住了一样定着没有动。

冰冷沉重的雪花坠落到地面，在灯光下耀出回光，闪闪发亮。它粘贴在各种物体的表面上，撒着一层雪苔。在这个宁静且

被严寒笼罩的深邃沉寂的夜里，雪片落下来的飘忽的声息令人伤感不已。与其说是声息，不如说是感觉，或是雪片的交错活动充塞了天空，又遮盖了大地。

马夫又带着风灯出来了，手里紧紧地牵着一匹可怜的马——它看起来瘦弱而且疲惫。他把它拉到车辕旁，系上绳套，拴紧牲口身上的各种马具，前前后后长久地检查了一番。由于一只手拎着风灯，他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做事。当他去牵第二匹马时才意识到那些全身被白雪覆盖着、冻僵了的旅客，于是说道：“各位请上车吧，那里暖和一点。”

之前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可以上车，听到车夫这样说，赶忙向车子走去。三个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安排在最前头的座位上，自己随后也跟着上去。其他旅客则坐在剩下的位子上，彼此没有说一句话。

车厢地面上铺的麦秸成了旅客们藏脚的好地方。坐在前头的“妻子”们都捧着装了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低声地述说着它的种种好处，互相敷衍着那些她们早已了解的事物。

车子终于套好了。由于拉起来比较艰难，因此车夫在往常的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两匹。车子外面有人问：“旅客们可都上了车？”车里一个声音回答：“是的。”车子便慢悠悠地起程了，简直全是小碎步。

半路上，轮子陷到了雪里。车身轧轧地呻吟着，牲口一直打滑，喘着粗气，汗气蒸腾。车夫手里的长鞭子不停地噼噼啪啪抽着，像是一条细蛇扭在一起又分开，毫无征兆地抽在一匹牲口蹶起的屁股上。马受到狠狠的一鞭后，拼命地飞奔起来。

天慢慢放亮了，一阵昏浊的微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出来。平原上忽而有一行披着雪衣的大树，忽而有一座顶着雪盔的茅屋，密云使大地更加白茫茫地耀眼。曾被一个鲁昂土著的旅客比做棉雨的雪片已经停了。

车厢里，黎明时的黯淡光线照亮了所有人，现在他们彼此好奇地互相打量着。

在车厢里最好的座位上，鸟先生夫妇面对面地打着瞌睡。在相识者和朋友们中，鸟先生被人看做是一个狡滑的坏坯子，一个满肚子诡计、表里不一的诺曼底人。他是大桥街一家酒行的老板，原是给人家做伙计的，后来买了老板的店并发了财。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向乡下的小酒商卖很坏的酒。由于他臭名昭著，某天晚上杜尔涅先生在州长的客厅里，使用同音异意的词语把他这个用“鸟”^①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杜尔涅先生擅长写寓言和歌曲，是个有名的作家，文笔辛辣而且细腻，是地方上的荣耀。那天晚上，他看见女宾们好像要打瞌睡，便建议来做“鸟翩跹”的游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鸟骗钱。随后，这句话传遍了每户人家的客厅，使全省的人开开心心地笑了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也因爱搞恶作剧而出名。只要说到他，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加上这么一句：“他这鸟真是妙不可言！”

鸟先生长着一副赭色脸儿，有两撮灰白长髯，身材矮小，腆着一个气球样的大肚子。他的妻子则高大、强壮、沉着，有一个大嗓门，还精明果断，在他那热热闹闹的店里，她简直是一种权威。

加莱-拉马东先生在他俩身边坐着。他是一个在高尚阶级行列中被人重视的人物，曾荣获军团官长勋章荣誉，以棉业起家，有三个纺织厂的实业，现任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自始至终是个温和反对派的领袖。据他自己说，他索取高额报酬的方法是先礼后兵，再附和几声。加莱-拉马东太太比她丈夫年轻得多，素来是鲁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们的“慰安品”。与丈夫相比，她显得小巧玲珑，美丽动人。她身上穿着皮衣，正用

① 鸟：暗指偷。

一种懊恼不满的目光望着车子内部的凄惶景象。

坐在他俩身旁的是吕贝尔·巴莱维伯爵夫妇，他们出身于诺曼底一个最古老、最高贵的家族。伯爵是个气派祥和的老绅士，他尽力修饰自己的穿着，以表明他和亨利四世的天然相似之处。依据他家族里的一种光荣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巴莱维家的一位夫人怀了孕，而这位夫人的丈夫也因此得到了伯爵的封号，成了本省的巡抚。

吕贝尔·巴莱维伯爵和加莱-拉马东先生一样是州参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埃尔雷党。伯爵夫人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完婚的过程始终被认为是一个秘密。不过，伯爵夫人外表大方，气质非凡，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并且被认为和路易·菲利普^①的一个儿子谈过恋爱，因此，所有的贵族都热情地款待她。而要进她的客厅还得费一番周折，因为这个客厅是当地唯一留存着古老的优雅气氛的地方。巴莱维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约有五十万金法郎的收入。

他们六个人是这辆车子的主要乘客，都是信天主教、懂得教义、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关系的有权势有地位的人。

女客们全坐在车里的长凳上，靠近伯爵夫人的是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祈祷。年老的一个满脸麻子，仿佛脸上曾经很近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散子。另一个则很虚弱，有一个美丽而带病态的脑袋和一个显示出患有肺病的胸脯，这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为圣徒的吃人的信仰侵蚀了它。两个嬷嬷对面的一男一女引起了车厢里所有人的注意。

男子是被人称为“民主朋友”的格尔诺瑞。二十年来，只要是民主派的咖啡馆里都能看到他在那里喝啤酒，任凭他那一火红色的长胡子浸泡在大杯啤酒里。他的父亲原是一个糖果店商

① 路易·菲利普（1830—1848）：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国王。